

和平饭店艺术中心

私享外滩 工坊创作现代艺术

无论你曾经是不是艺术家，只要你有一个创作的梦想；不需要曾经拿过多少奖，办过多少展，也不需要有多大的名气，只要你的作品是原创，能打动人心，你就有机会在上海外滩最经典的建筑空间里获得属于自己的艺术工坊，文化与接待中心，享受极具想象力的艺术氛围。

编辑 / 祝捷 撰文 / 庄静 摄影 / 艺术家摄影 / 梦瑞





来自东方的 艺术家驻地项目

在西方,艺术家驻地项目(artist in residence)已经颇具规模,指艺术家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放下身上背负的经济重任,来到新的艺术家社区,可以有一段不受干扰的思考、研究、创作时间,也可以从其他艺术家那里获得灵感,甚至促成合作。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代表着来自东方的艺术家驻地项目。

钟表精品店、奢华酒店、艺术家工作室,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三个词,被南京东路和外滩交界处的一座红白相间的大楼联系在一起。一楼的斯沃琪手表专卖店,是南京东路的观光客最爱光临的店铺之一,但是他们不知道从旁边一座不起眼的旋转门,可以通向四楼——带有7间艺术客房的奢华酒店,更不知道在这栋楼的二楼和三楼,生活着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这栋楼的前身,是著名的和平饭店南楼,在更早的时候,它是汇中饭店。2004年,斯沃琪集团首席执行官Nick Hayek来到上海,为手表精品店寻找店铺新址,他一眼就看中了这栋外滩滩一带颜色的大楼。在接手斯沃琪集团前,Nick Hayek是一位艺术家,他认为,艺术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新的斯沃琪店址,不应该仅仅是卖手表的地方,还应该通过创意的手段,把艺术这种奢侈品带到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于是就有了手表精品店、奢华酒店和艺术家工作室三位一体。

2007年斯沃琪集团正式入驻,经过三年多的改建,2010年5月手表精品店投入运营,2011年4月艺术家楼层试运营,第一批客人是几位来自欧洲的画家、雕塑家、音乐家等,他们体验了工作室的硬件和软件情况,试住艺术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比如准备一份实用信息,包括上海所有画廊的地址电话,以及可以买到画笔、纸等工具的地方。

2011年11月1日,艺术家工作室楼层正式运营。那天,Nick Hayek给艺术中心的全体员工和艺术家写了一封信:“感谢你们,让我想起我以前做艺术家的时光。”直到今天,艺术中心迎来送往的艺术家有百余位,18间工作室和房间,除了在新



斯沃琪和平饭店
艺术中心的艺术家驻地项目
只接受在线申请,申请者可以
登陆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网站
<http://www.swatch-art-peace-hotel.com/>
apply,完成相关注册程序,在申请表格
中写清楚申请的团组,尤其要告诉甄选委员
会的成员你与其他申请人的不同之处,并介
绍一下你在上海的创作计划,4至8周之
后,你会收到甄选委员会发来的邮件,告
知是否被选中,对了,若要激活申请,
你还得登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官
网,向该组织捐赠至少30
瑞士法郎。

老艺术家

交替时可能
会有短暂的重新装

修,基本都处于满负荷状态。每个

艺术家的停留时间短则3个月,长则6

个月,艺术门类也几乎没有限制,摄影师、

音乐家、舞蹈家、作家、画家、概念艺术家……

都曾在这里生活过。2013年,艺术中心迎来了

第一位非洲国家刚果(布)的视觉艺术家,至此,五大
洲艺术家全部来过。

几乎每一个被问到的艺术家,说起他们是怎么来到这

里的,都会用“意外”这个词。的确,负责挑选入驻艺术家的“艺术家

甄选委员会”,并非由艺术专业人士构成,而是一些对艺术感兴趣的

企业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除了斯沃琪集团首席执行官Nick Hayek,还有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Kering主席和首席执行官Francois-Henri Pinault,都是甄选委员会成员。他们从自己的艺术欣赏角度决定了入驻的人选,不需要拿过多少奖、办过多少展,也不需要有多大的名气,但是作品一定要有原创性,一定要能打动他们,他们不会把新人拒之门外,而是希望丰富入驻艺术家的多样性,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艺术门类……

每一个离开的艺术家,都会留下他们的“艺术痕迹”,可以是平时创作的手稿,也可以是精心为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创作的作品。艺术中心计划在明年11月,也就是成立三周年之际,将迄今为止的100多幅艺术作品举办一个回顾展,也会考虑挑选一些跟上海和大楼有关的艺术作品,放在大堂和酒店客房中陈列。斯沃琪品牌全球创意总监Carlo Giordanetti在谈到创立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目时这样回答我们的:“Nick Hayek先生创立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愿景,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营造一处有趣的场所,供他们表达自我、迸发创意、交流融合,我们的梦想是有一天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能成为一个制造独特体验的创意空间,一个见证创作活力涌现、灵感迸发的奇妙空间,一个让艺术家留下有趣痕迹供人们欣赏玩味的交流空间。”▶



自由灵感 艺术无国界

艺术家大都是些特立独行的人，在这里他们互为邻居，每天早晨在公共餐厅里他们一起享用早餐，相互交谈。跨国界交流总能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时不时传出艺术家合作的消息。每一位来到这里的艺术家都比他们预想的更忙，除了关上门搞创作，他们还在上海举办展览和演出，结交新的朋友，开始新的项目。

将舞蹈成为综合艺术

舞蹈家(西班牙) Iker Arrue Mauleon

在艺术家楼层运营1年之后，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才迎来第一位舞蹈家。舞蹈家工作室有些特殊要求，例如要面积够大，一面大镜子以及练功把杆。最新的这位是来自西班牙的舞蹈家 Iker Arrue Mauleon。

Iker 专攻现代舞，他不仅是舞者，也是编舞人，在马德里拥有一个舞蹈工作室。Iker 最新的项目名叫 Ai Do，是将日本合气道(Aikido)中玄妙的气功部分(即 ki 代表的意义)去除之后，与现代舞相结合创作出的舞蹈。他还从去年开创了名为“看不见的美丽”的项目，和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一起做音乐，锻炼他们的平衡力和对音乐的记忆。“据调查，对阿兹海默病人来说，音乐是他们最后遗忘的东西。”

在上海，他比任何时候都高产。因为在西班牙工作室，Iker 还担任管理者，而这里没有琐碎事务纷扰，他安排自己的24小时，也能全神贯注于舞蹈。让 Iker 高兴的是，他和媒体艺术家 Eva Bourner 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作结合舞蹈、视频、音乐、装置等艺术形式的多媒体交互艺术作品“119.104”。

音乐会从艺术中心开始

古典吉他演奏家(中国) 范晔

范晔的工作室是和房间连在一起的。一张床，一张书桌，几张凳子，一台电脑，十几把吉他，以及一架电子钢琴，就构成了他在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全部。对艺术家而言，东西少可能是好事，因为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东西越少，他们关注内心的可能性越大。

古典吉他，就连在欧洲也属于相对小众的古典音乐类型。18岁时，范晔误打误撞开始学习古典吉他，之后在奥地利学习了七年，又在瑞士伯尔尼待了四年。一间出国的同学，很多人早就放弃了，而范晔就属于为数不多坚持了十多年并且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人。

在伯尔尼的四年是范晔最重要的日子，因为他在那里接触了古典吉他现代化的一面。“瑞士这个国家，不像奥地利那样有很多历史和文化底蕴，但是因为富有，他们可以请到最好的音乐家、艺术家来表演。就古典吉他而言，他们可以请年轻有名的作曲家为古典吉他写曲子。”范晔也相信，正因为是在瑞士的四年中频繁的演出，让艺术家甄选委员会的人听说了他的名字，了解了他的作品，让他有了入驻艺术中心的机。

从去年11月进驻艺术中心到现在，范晔已经在上海参与和主办了多场大大小小以古典吉他为主的音乐会。除了演出时间，范晔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琴。范晔是上海人，在斯沃琪和平饭店的半年，也是他从欧洲回到中国的过渡期。在上海这个喧嚣的城市，范晔非常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空间，使他像在欧洲一样，毫无干扰地每天专心练琴十几个小时，对面的比利时艺术家听到吉他声过来交谈，感悟音乐的困难。画家学画总有记录，但音乐家每天的练习却没什么能留下来，唯有一次次努力。

新媒体的综合艺术

媒体艺术家(瑞士) Eva Borner

Eva Bourner 的媒体艺术是一门需要协调诸如声音、视频、图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艺术。Eva 有一部作品名为“为了放松，我陷入悲伤”，利用了视频、音乐以及背景声。视频上播出的是一些停在海面上的海鸟，但是戴着耳机的观众听到的却是汽车声、人声、大提琴声等混合在一起的嘈杂声，形象地从海鸟的视野反观了人类社会。

Eva 在媒体艺术领域实践了二十多年，她清楚地知道媒体艺术是一门相对较新、接受度较小的艺术，也清楚地知道要靠这个行当养活自己是不现实的，很少有人愿意出钱购买媒体艺术。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先是接到某些画廊的 offer，然后再着手创作。但是，出于对媒体艺术的热爱，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对于感兴趣的主题，Eva 会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完善创意，寻找合作人，丰富故事情节。她说自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喜欢把每一个环节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Eva 一半时间在制作多媒体艺术，另一半时间在拍照，她用卖照片的钱，投入媒体艺术的创作。这次来上海，她的计划就是多拍些上海的风土人情照片回去。

Eva 也曾参与过瑞士一个艺术家驻地项目，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上海的6个月对 Eva 来说更加奢侈，因为她不需要考虑赚钱，只需要专注于创作。

放慢脚步 放下自我

视觉艺术家 Federico Bacher (阿根廷)

Federico Bacher 把他在西班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作室称为“庙”，这个“庙”有时候被一种神圣的秩序所笼罩，有时候又变得无比吵闹，和生活一样。同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这个工作室也被 Federico 称为“庙”，“因为如果没有一样的感受，我无法在这里开始工作。”

Federico 还记得，到达上海的第一天看到这么漂亮的工作室之后，他对自己说：“这里很好，但它不是我的庙，我要热热身，征服它。”第二天，他把工作室里所有的家具按照自己的想法挪了位置，然后坐在工作室中间的大长桌上，吹了一个小时笛子，然后，他终于觉得：“这个工作室是我的。”

三个星期以后，Federico 的工作室已经再没有墙壁挂画了。工作室面积不算小，但因为太过高产，再大的工作室也难以满足他的要求。创作对于 Federico 是个无意识的过程，他拿起蘸饱了墨水的笔刷，作品一气呵成。

Federico 的创作不受限制地发挥在各个领域：雕塑、素描、水墨画、陶艺、音乐、建筑设计……他从一个雕塑家成功转型为“视觉艺术家”。此外，他还是阿根廷美术大学的教授，教课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他有很多艺术家朋友最终放弃了艺术之路而转向教育，但他坚持着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

在上海的6个月时间对 Federico 是无比珍贵的，没有教学压力，也不用考虑赚钱，甚至连打劫问这样的事都免了，他最开心的还是能和其他艺术家朋友生活在一起，从其他人那里，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放慢脚步，放下自我。“跟他们的相处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一定要足够谦逊，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别以为你什么都懂。”

